

响水堰

张才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响水堰

张才旺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响水塬 / 张才旺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087 - 5485 - 7

I. ①响…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7293 号

书 名: 响水塬

著 者: 张才旺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王 前

责任编辑: 王晓燕

责任校对: 熊兰华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 话: 邮购部: (010) 58124848

销售部: (010) 58124845

传 真: (010) 58124856

网 址: www.shcbs.com.cn

shcbs.mca.gov.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35.75

字 数: 66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目 录

- 一、一个美丽的传说 / 001
- 二、庞姓人家 / 011
- 三、爷爷庞瑞珩 / 024
- 四、一本不好念的经 / 041
- 五、老大家的顶梁柱折了 / 056
- 六、情窦初开 / 064
- 七、女儿家就得谨言慎行 / 073
- 八、仙人居的刘掌柜 / 085
- 九、村长刘大牛 / 093
- 十、龙亭结义 / 107
- 十一、强强和金海金洋 / 122
- 十二、土匪花豹子 / 134
- 十三、小荷才露尖尖角 / 147
- 十四、银器铺的秦老板 / 157
- 十五、自己和自己比心里就敞亮了 / 167
- 十六、艳福从天降秦老板晕了 / 175
- 十七、这门亲事愁的是自家人 / 183
- 十八、年轻人干了件鲁莽的事 / 194
- 十九、纠结还是纠结 / 204

二十、婚事就这样给定下了 / 217

二十一、开心呼？顺心呼？ / 230

二十二、有了大龙的悲与喜 / 239

二十三、永贵回来了 / 252

二十四、黄土坡伏击战 / 264

二十五、军爷？还是土匪！ / 274

二十六、魑魅魍魉 / 286

二十七、庞家窑惨案 / 297

二十八、山里的遭遇 / 307

二十九、回家 / 320

三十、山爷爷的壮举 / 332

三十一、秀秀不简单 / 341

三十二、鬼子的阴谋 / 354

三十三、锄奸 / 365

三十四、回城 / 381

三十五、兄妹真情 / 395

三十六、八路干部刘英 / 404

三十七、汉奸陈纶 / 414

三十八、战火中的洗礼 / 428

三十九、意外的变故 / 440

四十、南门口的蒸馍铺 / 451

四十一、择婚 / 463

四十二、两心相印 / 473

四十三、包容和接纳 / 489

四十四、终成眷属 / 502

四十五、撤 离 / 515

四十六、老二叛变了 / 525

四十七、发生在涑水县的事 / 538

四十八、新生活 / 551

一、一个美丽的传说

时令已是谷雨。

黄土塬上的塬县草儿青青花儿艳艳鸟儿啾啾。

塬县的庞家窑在春风细雨的滋润下，褪去了一冬的暮霭灰蒙，变得清丽秀气了。

突然，一声胎娃的哭声从村里传出，确切地说，是从一个三间青砖大瓦房里传出来的。这在一片黑口口的窑洞洞的庞家窑，这三间青砖大瓦房十分扎眼。这里不是别的家，这里是庞家窑的村长庞瑞珩的大儿子庞永荣的家。

胎娃的哭声清脆婉转悠扬，就像一首甜美的歌谣在山村里滚动。歌谣滚过院落村街麦场，又像风筝在泛着绿色的大沟里飘摇，后来风筝就飘着摇着住到了村民的心里。大家知道那是老庞家的长孙庞永荣的媳妇春花，经过十个月的孕育，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修成“正果”！现在，她正为老庞家添丁加口哩……

庞家窑在县城的西北处，距离县城十里地，是一个依靠在沟壑上的小山村。村里的人都姓庞，庞氏先人山坡坡上沟坎坎下挖窑洞而穴居，所以村名就叫了庞家窑。

庞家窑隐匿在山旮旯里，不经意是看不到的。只有到饭时，沟边上飘起缕缕炊烟才能看出这里是个村子。庞家窑的地都在沟里，沟坡地很零碎，土地贫瘠收成不好，所以庞家窑是个穷地方。这里坡陡沟深，街斜窑寒，人穷马瘦，五谷歉收……说到这里大家不禁会问：既然这么一个穷的鸟不拉屎的地方，庞家窑的人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说起来话就长了，这里边有着一个一辈辈一代代的人都在传说着的故事。这个故事很久远，有些自欺欺人，说白了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民间传说。但就是这么一个传说，说的久了就影响了一方人，这个传说给了庞家窑人一个精神上的长远而满意的慰藉。所以他们不但不会嫌弃这里反而以居住在这里为荣了……

传说远古年代，塬上缺雨少水，地里没有收成。生活在荒塬上的人们食不果腹面黄肌瘦，这里人烟稀少鸡犬不鸣市井萧条。塬上的荒芜贫困被巡视天下的观音菩萨看到了，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就把这里的情景奏告给了玉帝。玉帝下旨给观音菩萨，让她想法解决民间疾苦。观音菩萨领旨后，立即脚踏祥云手持柳条宝瓶来到中条山之颠，注目细察后，只见柳枝轻轻地一点一扬，巍峨的

中条山里就冒出了一股清泉，泉水蜿蜒而下汇集了山沟里的溪水，变成了一条小河在堰上潺潺流淌。河水拯救了堰上的人们，大家靠着河水生存，开沟挖渠，引水浇田，耕种两岸土地。大家见河水清澈透明，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清水河”。至此，堰上的百姓告别了苦难。

说来也神，这河水不仅甘甜味美还能祛病消灾，人们喝着河水就会变得身体强壮貌美漂亮。说来也奇，这河水浇过的土地十分的肥沃，种上麦子，麦穗颗粒饱满，似大海里的珍珠；点上玉茭，穗子又粗又长，似胖娃娃的胳膊；撒上谷子，那谷穗儿抽的比狼尾巴还长。神奇的河水给堰上的人们带来了幸福带来了欢乐。

有一年，河水更清了，也更甜了，堰上的人更高兴了，也更勤快了。堰上的庄稼长得异常喜人。堰上百姓的脸上整天挂着笑容。

就在这年7月的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河水在赐给人们福气的时候，也带来了祸患。只见河水猛涨，黑浪翻滚，咆哮的河水淹没了两岸的庄稼，河水退后，田野一片荒芜。更为奇怪的是人们喝了这样的水，一个个驼背弯腰，面容丑陋。不仅身躯变形，而且四肢乏力，步态不稳。堰上的百姓，不明就里便寄托神灵。大家杀猪宰羊祭拜天地祈求上苍保佑，但是枉费心机徒劳无果，河水依然如故，人们照样不得安逸。

一天，一位古稀老人来到河边，望着悲凉萧条的家乡，看着病态缠身的乡亲，想着昔日的繁荣兴盛，不由得老泪纵横。老人对着浊浪翻滚的黑水哀呼：“清水河呀，清水河！你到底怎么啦？为啥变得这样混浊！为啥害得我们这么的苦！”老人声嘶力竭的哀呼凄凉悲哀，直冲云霄。三声哀呼过后，老人无力地晕倒在河边。这时，只听“哗”的一声，黑乎乎的水面突然闪出一道金光，金光闪闪中跃出一条尺把长的金鱼。金鱼对着老人开了口：“老人家，快去求龙王爷吧，是龙王爷的儿子小黑龙，耐不住天上的寂寞，偷偷下凡来到人间，在河的上游洗澡玩耍，这才弄污了河水。”老人大吃一惊，眨眨眼睛再看时，那闪闪的金光已逝，那跳跃的金鱼也扎入水中游走了。老人顿悟，这是上苍的神灵在指路啊！他不敢懈怠急忙奔回村中，呼邻唤友拢群结伙把众人招呼在一起。老人把金鱼的告知说给了大家，经过一番商议，大家鸣锣击鼓扛着彩旗抬着供品来到河边的龙王庙，请求龙王爷管束自己的儿子，还清水河两岸百姓的幸福。

龙王庙里供奉的龙王爷听罢众人的诉苦，大为发怒，他闪出神像化为人形，怒目圆张向东方望去，果见小儿在上游嬉戏玩水，河水由清变黑污浊不堪。龙王爷跳下神座拔剑在手：“乡亲们在此稍等，我去教训教训那个不知好歹的儿子。”说罢腾空而去。霎时，只见东方天际云层翻滚电闪雷鸣。又过了一会儿，

东方天际渐渐平静，天空中龙王爷飘然而下，他对跪在庙前的乡亲们说：“我已斩了那个私自下凡违反天规不听劝告祸害百姓的逆子。现在河水已与过去一样，浇地可得丰收，饮用可祛百病。各位乡亲，速回安生！”说罢，龙王爷就进了庙，像清风一样闪进了百姓为他雕塑的神像里。

人们又惊又喜，又惧又疑。敬畏之际不免有些怀疑，难道龙王爷真的能为黎民百姓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时那位老者开口了：“乡亲们，大伙儿都去河边吧，看一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人们来到河边，河水果然变得清澈了。大家争相品尝，喝一口甘甜无比，与过去不差两样。那位老者又说：“乡亲们，龙王爷大义灭亲还百姓幸福，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我们要记着他的大恩大德，每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大家都要来这里供奉龙王爷，让他永享人间的香火！”

至此，这里又恢复了老样子，百姓们吃喝不愁生活幸福。清水河像一条玉带在塬上蜿蜒流淌，河水使塬上花红草绿粮丰，人们的生活富裕闲适安康。

这就是庞家窑的后人们说起先人住在这里的依据。其实这里自古就是旱原荒坡，岭秃沟深吃水如吃油！说到这里，人们还是奇怪，庞家先人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居住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里之所以能留住人，是因为这里确实有一条传说中的清水河！这条百姓依赖生存的清水河不在塬上，而在村北的大沟里。为什么不在塬上而在大沟里呢？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

话说龙王爷斩了自己的儿子小黑龙，还清水河于百姓，塬上就恢复了老样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粮食满仓。塬上的人们尽情地享受着上天赐予的幸福，生活无忧无虑。几辈人过后，粮食越打越多越存越多，多的吃不了没地方放了。这里的人们开始变了，他们忘记了过去的苦难，他们不再珍惜粮食，他们生活铺张而且胡乱糟蹋粮食。好好的庄稼眼睁睁地看着烂在地里也不收割。仓里的粮食任凭虫蛀霉烂也不管不问。人们用五谷杂粮喂牛喂马，用白花花的馒头喂猪喂狗，更有甚者，有些人家生了孩子，拿白面烙成的饼给孩子垫屁股当尿布擦屎擦尿……有了好日子的人们啊并不知道这是在作孽！一天，观音菩萨又到这里巡视，看到这里的人们这样糟蹋粮食非常心疼，就把这里的情况又奏告了玉帝。玉帝听后就又下了一道谕旨，命令山神河神移山改道，他要教训这里的百姓，没有辛勤的劳作就没有好收成。没有好的收成就没有好的生活。要有好的生活就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粮食。自此，这里的地貌就发生了变化，丘陵起伏沟壑纵横。这里的气候不再风调雨顺，变得十年九旱缺雨少水。那条塬上人们依赖生存的清水河就被山神河神移到了庞家窑村北的大沟里。塬上的人们用自己的罪孽换来了上天的惩罚！塬上的庄稼再也得不到清水河的浇灌，就连人畜吃水都要到深沟里去挑。这里不再是五谷丰登粮食满仓，这里的一切都在

改变，慢慢地就变成了庞家窑现在的样子。

庞家窑村北的这条大沟东西走向很长很深，就像是中条山脚下裂出的一条口子，这口子东高西低一下子裂出六十多里地，裂到了紫金山脚下的白水镇，然后向北一拐就出了山，出溜到了一马平川的浍河平原。大沟的沟底有条干河床，河床不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拳头般的鹅卵石。这条河床冬春干枯，夏秋两季下雨后河床才有水。如果下大雨暴雨，这条河就会发水，洪峰下来也很猛，波涛汹涌势如破竹。这里常年雾霭蒙蒙，只能在好天时，才能看到沟底。沟的缓坡处是村民们开垦的梯田，梯田一层连着一层铺到沟底，沟陡路窄弯多，人们做活只能手提肩扛牲口驮。每天清晨，村民们都要下沟挑水，小路人迹不断，招呼声吆喝声在大沟里传得很响。春夏秋三季沟是绿的，那些乔木灌木山花野草，长满了塄塄坎坎。那嫩嫩的青青的幽幽的绿互为映衬，也是生机勃勃。冬天，这里是一片灰黄，青灰笼罩着沟里的一切，一切生命都终结在灰蒙蒙中。然而，如果是雪天，却是另一番景象，白雪覆盖了大沟，大沟好似铺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花。这个时候是村民们狩猎的好时候，背上土枪钢叉，领上活蹦乱跳的狗，蹚着没脚的雪，寻觅在沟沟坎坎，一天下来，收获颇丰。太阳出来后，那满眼的耀眼的白，刺得人睁不开眼，太阳下，能听见雪化的吱吱声，老人们会说，那是地在喝水呢！

庞家窑村北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到沟底。沟底有一池清水，一丈见方三尺深余，池底有三个拳头大小的泉眼咕嘟咕嘟往上涌水。村民们特别珍惜这一池清水，把它尊为“龙泉”。这泉水长年不断，再旱的天，也不会干涸。喷涌的泉水形成了小流淌到那条干河床里，冬春两季这条夹在大沟底的线儿般的溪水经不住旱塄的吸吮，流经不到五里便干涸了。夏秋两季，旱塄如火，这条小溪就更短了，即便是这样，村民们也会自豪地告诉你，这就是传说中的清水河。

龙泉属于庞家窑。这里是庞家窑的风水宝地，是庞家窑立村的根据，也是村民们心中的圣地。不知有多少年了，村民们自发地集资筹款在这里做了许多善事。在泉水的东边池水的上方，村民们夯土为台，用青石铺底青砖垒墙，修筑了一座三进三开坐东向西呈方形建筑的龙王庙，庙里白灰抹墙雕梁画栋，龙王爷的神像就端坐在正中，面容慈祥地看着眼前的一池清水。神像前是一个三尺宽六尺长的青石供桌，供桌上有青石雕刻的香碗，再靠前就是人们祭拜的跪垫。善男信女在此燃香摆供祈愿。龙王庙的屋檐立有吉祥兽，屋脊正中竖有金顶。庙门正中有块红底金字的匾，上书“风调雨顺”四个大字。龙王庙红墙绿瓦金光罩顶，威严地坐落在泉边。村民们还在泉边立了个碑，上书“龙泉”两个大字。村民们很用心地在泉的四周用青石砌了个三尺高的圈，只留下西边的出水口，这样一来可以把水蓄住，形成一个一丈见方深两米的水坑。人们挑水

时不再泥一脚水一脚。在西边出水口的两边，村民们摆了几块青石，好在这里洗漱。池水的一圈是几棵水桶般粗细的老柳树，也许是得到了龙泉的滋润，柳树虽然年代久远，但依然郁郁葱葱。离出水口不远的南边，南来北往的小路要经过那条干河床，村民们修了个石拱小桥，为的是雨天发水时，照样可以通行。桥的北头，村民们修了个六角亭子。亭子上端是一个大红珠子，红珠下边是六条飞檐，飞檐下有六个柱子顶着，柱子下有六个石鼓衬着。亭子南边有六级台阶，可以拾级而上到亭里。亭子东西北三边用青砖和石鼓砌在一起，有二尺高低，过往的人们可以在此打坐歇息观风景。亭子有匾，匾上有“龙亭”二字。石拱小桥的西边，是村民们开出的藕地。偶有微风拂来，飞檐下的铜铃便会叮当作响。庙宇亭台，清溪小桥，荷红柳绿，泉水涟漪，这里是庞家窑最美的地方。

每逢农历的二月二，周围十里八庄的乡亲们都会到泉边祭拜，村民们上供烧香，祈求龙王爷保佑。庞家窑庞氏后人更是上心，不仅杀猪宰羊蒸花馍炸油糕上最好的供，还要烧水煮茶款待拜神的信男信女。他们组织村人清扫神庙龙亭，擦拭神像供桌，整理小桥流水，把龙泉龙庙龙亭打理得一尘不染神圣庄严。他们在利用这个机会对神灵表示虔诚。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感动天地。要知道，在这滴水如油的旱塬上，守着这口泉，就是守护着自己的性命！庞家窑的人说，自己就是龙王爷派来的守泉人！这泉水比金子还珍贵呢！其实，住在这沟壑上的人们靠得就是这口泉。有了龙泉这块风水宝地，才留住了庞姓这群人。有了庞姓这群人，才有了庞家窑这个村。

一个美丽的传说留住了一群人。按说庞家窑的村子建在龙泉是再好不过了，不但用水方便而且环境宜人，更确切地说能直接得到龙脉对子孙后代有好处。但是庞家窑的村民们不能住在龙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因为龙泉是风水宝地，是龙王爷留宿的地方，神仙的居所就要保持圣洁。如果凡人居住，不仅扰乱玷污了神灵，而且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所以庞家窑没有人敢去龙泉居住。为了保持龙泉的圣洁，每年的二月二之前，村里都要把龙泉修缮一番，这个规矩雷打不动。村里还有一个习俗，就是村民们都自觉自愿地为龙泉做点事，大家觉得这是行善积德，所以村里也不派工，每年的龙泉修缮都是村民自愿为之。村民们日日到此挑水，日日整理打扫，龙泉也就日日清新，没有污秽之物，是真正的神仙清静之地。另一种是村里有一条规矩，就是庞家窑的子孙，一定要牢记那个流传了千百年的传说，辛勤劳作珍惜粮食，不能贪图享受，不能铺张浪费。住在沟壑上，劳作在沟里，就是在苦修行，修行的目的就是得到上天的宽恕，就是保住了这口泉。不然的话，玉皇大帝再移走这口泉，村民们可怎么活呀！为了证实自己的恒心，庞氏先人改姓明志！他们认为有了龙泉就

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就要像龙王爷一样广行善事，“广”和“龙”合成一个字为“庞”！所以就改姓为庞。由此庞家窑清一色的庞姓。这规矩在庞家窑一直延续至今，再苦再累大家也都没有到龙泉居住的念想，大家觉得守着这口泉就是一种幸福，所以庞家窑的子孙就一直居住在沟壑壑上，即便是很艰苦，大家也怡然处之，时间长了也就释然了。

龙泉是大沟的一颗明珠，大沟也因为龙泉有了名气。这条大沟起初就叫龙泉沟，只是后来才改叫郭家沟。为什么呢？是因为与庞家窑相对的沟北边有一个叫郭家庄的村子。郭家庄和庞家窑各自在沟的南坡和北坡垦田种地，同喝沟底那眼泉水，鸡犬相鸣，相安无事。

说不清楚是哪一年，这个村子里出了一名秀才，后来秀才在县衙当了县太爷。这位县太爷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就请了一位资深的风水先生到家里看风水。风水先生看过后惊讶地说，自古衙门朝南开，郭家庄就是衙门村，坐北向南，后有靠山前有龙泉，大山护佑龙脉滋润，士民有福官人辈出，这里人杰地灵是个上好的风水宝地！

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风水先生拿秀才作例，他说秀才才能坐上县太爷的宝座当上父母官，凭的就是得了龙脉。县太爷听后说，龙泉是好，可龙泉是庞家窑的呀！风水先生明白县官的意思，就说龙泉是庞家窑的不假，可大沟不是呀！把龙泉沟改成郭家沟，龙泉在郭家沟里不就是你的了吗？你的子孙不就可以世代永续龙脉了吗？

县太爷心里舒坦！他犒劳这个说出他心里话的风水先生。后来县衙普查地理，这条原名龙泉沟的沟，在官衙的图文版本中也就写成了郭家沟。为了向世人宣示，他还在村南下沟的路旁立了个石碑，上边刻有“郭家沟”三个大字。

为此，庞家窑血气方刚的汉子们曾经闹过一番，龙泉沟就是龙泉沟，自古就是这个叫法，为啥现在改叫郭家沟？无奈，村小被人欺，无钱没人理！庞家窑无权无势，汉子们闹腾了一阵破费了一些银两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这事也怪，自从龙泉沟改成郭家沟后，郭家庄也真的兴旺起来。人口越来越多，村子越建越大，慢慢地有了商铺驿站，慢慢地有了街道集市，不知不觉中华繁起来，逐渐地成了一方重镇。大家都说郭家庄之所以兴旺，是因为风水好，是因为沾了龙脉……真真假假有人信有人不信。再后来，有位有学识的人作了考证，你别说也真是这么个理。郭家庄的院子房子，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典型的中国北方的四合院。北房是主房，东西是厢房，院门开在南边。这样的房子，随着太阳四季运行的轨迹，冬天可以充分享受阳光，夏天却比较凉爽。其实，都是村子所处的地势造成的。郭家庄北边是山坡，南边是沟，建院盖房只能这样，就是挖窑洞，也是把北边的山坡削下去，把土填到南边的坡

下，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院，省工省力，经济实惠。不管怎么样，这些说法，都迎合了村民的心理，人们都想得到龙脉，沾宅基地风水的光。这样一来，在郭家庄就有这么一怪：东西大街北边房，南边是人家的北房墙。就是说：街都是东西走向，北边全是门面，南边人家窑洞的上边就是街面。这样顺着山坡一层层下去，一条街比一条街低，家家都是坐北朝南，户户都是阳光灿烂，非常适合人们居住生活。站在院内，视野非常开阔，好天时，都能看清沟对面的庞家窑。你还别说，正是这样的风水地理，郭家庄还真能出人，在县城当官做买卖的不少，有出息的还到了省城京城。

相比较而言，庞家窑就非常寒酸。这个有着龙泉宝地的村子却没有得到龙脉。这个依靠在沟塬上的村子，就像大风中树上的鸟窝。从地理上讲，这个村南边是山坡，北边是沟。依着山坡挖的窑，大都是坐南向北，冬天窑里见不到太阳，北风却一个劲往内灌，成了名副其实的寒窑。这个村的街道没有走向，短而弯曲，零乱地随着地势而设，由南向北全是下坡道。村里有百十户人家，多半以上是庞姓自己家族的人，还有一部分村民是山东河南逃荒过来的难民，属于迁徙过来的外来户。因为没有土地，这部分村民大都到郭家庄做长工。时间长了，庞家窑好像成了郭家庄的佃户村。

庞家窑隶属塬县管辖。塬县县城不大，县城南北长东西窄是长方形。是沿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古车马大道分布排列的。城的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沟，把县城分成南北两部分。沟上有一个青石筑就的名字叫“青石拱桥”的拱桥。这座青石拱桥把南街和北街连接在一起。青石拱桥的两端立有石碑。南端一碑铭记着建桥的年代以及建桥的官宦和资助建桥的乡绅志士。北端一碑记下了建筑青石拱桥的功绩。有一首诗，诗曰：青云缥缈深无底，石垒彩虹变通衢，拱手相祝众乡亲，桥惠万代青史垂。据说南碑是官家所立，桥建好就立上了。北碑立得晚，是民间所立。诗其实是歌谣，是藏头诗的那种歌谣，是塬县百姓对建桥的丰功伟绩给予的歌颂，也是对青石拱桥名字来历的诠释。塬县县城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四条大街在青石拱桥的南端交会，十字路口的青石拱桥也成了塬县的一景，日出日落月隐月显阴天晴天刮风下雨，站在青石拱桥的不同位置，都有着不同的景致。

塬县县城有四座城门。出东门抬头就是中条山，这里有一条山道通往中条山里的土豆县。这条路山高林密断崖峭壁险得很，交通不便利来往的山民居多，因此东门和东大街不热闹。西门和西大街也不热闹，这里有一条通往紫金山和新田的路，只因紫金山沟陡路窄，道路崎岖不畅，雨雪天气更难行走，因此来往人员不多。北门是热闹的繁华的，这是因为北门连着通向大邑新田平阳的古车马大道，而且北门外地势很平坦。出北门一马平川三十里到薛庄，过了

薛庄再走十五六里平路到黄土坡，黄土坡傍山依沟弯弯曲曲约十里，下到坡底路就好走了，平平坦坦一直到大邑。这一带土地肥沃，粮棉丰盛，是塬县的米粮川。北门外和北大街道平路宽，视野开阔。因此，北门和北大街也就成了塬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达官贵人、富商绅士、名店豪宅都云集在这一带。南门比较特殊，南门连着通向涑水潞村的古车马大道。南门屹立在黄土崖上，这里地势险要，出南门就下坡，而且坡路很长，弯弯曲曲二十里才到塬下的木黄镇。要命的是南门外大路的西侧，那个突兀的刻有响水塬三个朱红色大字的石头后就是一条大沟。这条大沟深不见底，沟壁上长着一些灌木野草。大沟依着古道，古道并着大沟，可谓沟深道险。这里经常闹土匪，常有骡马车辆、细软货物被抢。别的地方是“望山跑断腿”，这里却有“望门跑断腿”的说法，这是因为南门是建在高高的塬上，在坡下远远地就能看见，但你要走到南门，却要费很大的劲。南门是通向山外的大道，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出门的，要在这里停留一下，检查检查车马行囊，打听打听路途消息，盼个下坡顺利，车货安全；进门的，上了二十里坡，紧绷着的弦松弛了，人困马乏，需要休息一下。南门和南大街一带各色人员杂居，也有茶馆酒肆饭店。

塬县位于中条山的西北麓，这里是典型的中间高四边低的黄土塬地势。恢宏的黄土塬像一头莽撞的野牛从中条山奔出，一头扎到浹河河谷。在黄土塬的西端，兀然凸起一座孤山，就像是牛头伸到浹河里饮水。这座孤山在庞家窑的西边，山上遍布褐色的石头，太阳一照，云蒸霞蔚紫光闪闪，所以就叫紫金山。塬县东边是垣曲县，西边是新田县，北边是大邑县，南边是涑水县。塬县四分塬六分山，山指的是中条山和紫金山，塬指的是这条从中条山奔出的野牛。塬县县城就坐落在这高高的牛背上。这里自古干旱缺水，但是这个缺水的黄土塬却有一个别样的名字——响水塬。

在塬县有这样一种说法：塬县出了三股泉，没浇塬县一亩田。此话虽说有些夸张，但也是客观和真实的写照。

翻阅塬县的地图和县志，可以查到在塬县确实有三股泉水形成的河流，这些河流都是一些季节河，冬春两季基本上是枯河，夏秋两季河水就大了。即便是水大了也是不能浇田，因为这三股泉水形成的季节河都在深山峡谷里。由于塬县特殊的地理环境，三股泉水没有给塬县带来实惠。

第一股泉发源于塬县东南铁岭关。铁岭关是中条山的一座高峰，也是通往山里山外的一个关卡。铁岭关西边有一个山沟。在一个长满香椿树的山坳坳里有一眼泉水，这泉水如面盆粗细，昼夜不停地翻涌，泉水在山沟里蜿蜒曲折地向西流去，出山以后就到了涑水县境内。这条由泉水汇集沿途的溪水形成的河流叫涑水河。

第二股泉发源于塬县东北大山里的续家峪一个断崖下。泉眼有碗口大小，碗口大小的泉水在山沟沟里不显眼，汇集了别的山泉溪水也不大，静静地像一条玉带绕在大山的腰间。这条小河平时没多少水，就像一位温柔的姑娘。夏秋两季就不同了，发水时姑娘就失去了温柔，波涛汹涌一泻千里。河水冲毁河边的土地，淹没两岸的庄稼。这条坏脾气的河流叫蟒河。蟒河不留恋塬县，在山沟沟里流淌了十多里地就到了大邑县地界。

第三股泉就是我们上边说到的庞家窑沟底的那眼泉。泉水形成的河流很短，生在这里隐在这里，可以说就不是条河。但这里的人们却把它看成宝贝视为神圣。因为它温柔甘甜无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这里，它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欢欣，旱塬上的人们爱它捧它，敬重它，喜欢它。这就是传说中的清水河。

生活在旱塬上的人们不愿意看着河水在脚下白白流走，都有过引三泉浇田的想法。但恶劣的地势阻止了人们的脚步，时间长了，就有了上面这样一个说法。是哀叹是自嘲还是无奈？五味杂陈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知道。

也不知哪一年，一位新的县太爷上任了，他是县衙历史上第一个想把河水引到塬上的县太爷，而且是历任县太爷中第一个付诸行动的人。他的想法颇有道理，就是利用山势在铁岭关修一道大坝，把涑水河水蓄起来形成一个高山湖泊抬高水位，再沿着山势修渠架桥，把深山里的涑水河水引到旱塬上，然后在塬上开渠引水浇地，让涑水河在塬上蜿蜒流淌，让传颂了祖祖辈辈的清水河的梦想在他这里实现。可谓计划宏大意义深远福泽乡里。但是他的治水方案没有实现，工程浩大人工欠缺银两不足，煞费苦心劳民伤财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提笔在纸上颤颤巍巍地写了三个字——“响水塬”。有人说，这是这位清官大老爷对只能看到水而用不到水的尴尬的一种自嘲！也有人说，这是这位清官大老爷治水不成的一种心灵的慰藉！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是这位清官大老爷对后人的期盼，希望后任能继承他的遗志，引水上山让哗哗的水声响彻旱塬，把这个贫瘠的地方变成水乡江南！但是坊间也有另一个说法，说响水塬的“响”是县太爷在弥留之际把字给写错了，应该写成“想”才对，就是盼水的意思，盼水上塬才是本意。不管是杜撰还是传说，在塬县县城的南门外大道西侧，浑厚的黄土中突兀地涌出一块大青石，石头十丈宽厚五丈高低，犹如一柱直抵苍穹，石头上刻有“响水塬”三个苍劲大字，字迹的凹槽里填满了朱红。据说朱红乃朱砂研磨而制，色泽鲜艳经久不衰，因此字迹醒目远远地就能看到。字为隶书，笔画颤抖字迹有些不整，笔画之间虽然轻缓有序重淡自然，但笔画之间的空隙犹如那深沟里的溪水时断时续，透露着一种凄凉和悲苍。民间有说法，说这字就是那位想把河水引到塬上的县太爷所书，是这位清官大老爷

临终前留给后人的最后墨迹。但不管怎么说，这青石上刻着的三个大字就是告知天下百姓，到了堰县县城的南门就到了响水堰地界。

到了响水堰必然要说到庞家窑，说庞家窑就是要看看那个在堰县很有名气的龙泉。到了龙泉必然要说到庞家窑的一户人家。因为这户人家在堰上有着平展展的一百亩平地，因为这户人家在村里盖有青砖大瓦房。因为这户人家父亲的父亲是族长，这户人家的父亲是村长。因为这户人家的父亲还有四个传接香火儿子。因为这户人家连着两代捐献银两主持修缮龙泉宝地。这一百亩平地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这青砖大瓦房给他们的是脸面。这族长村长给他们的是尊严。这传接香火的儿子给他们的是骄傲。这龙泉宝地的修缮给了他们美名。

在庞家窑，这户人家是大家的主心骨。在这个小山村里，这户人家的日子过得闲适而清静。然而这几天，这户人家却一反常态，这户人家的父亲的父亲，这户人家的父亲，这户人家的儿子，都患上了一种焦虑症！吃喝不下辗转不眠。是啥搅动的祖孙三人心神不宁茶饭不香呢？原来这家的大孙子媳妇近日就要生娃娃，祖孙三人都盼望着老天爷能给庞家送个男娃娃！因为这个娃娃是他们的长重孙、长孙和长子。这对他们这个家至关重要。

自从大孙子媳妇怀上娃娃，庞家就格外的操心，吃喝拉撒睡谈吐行走玩事事周到处处小心。什么算卦的下神的，什么和尚道士，什么神汉神婆，该请的都请了，该做的都做了，但愿苍天保佑心想事成生个男娃！庞家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少花钱，他们信的是心诚则灵嘛！因为花了钱拜了神许了愿，庞家也就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切都万无一失了。可是到了即将分娩的最后时刻，他们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的，他们生怕出错，老庞家什么事情都走在人前，在生娃娃方面也不能落后。头胎是男娃不仅仅是传宗接代后继有人，更重要的是给老庞家的脸上又一次增加了光彩。老庞家的脸面重要啊！所以在这关键的当口儿，祖孙三人自然有些六神无主有些茶饭不香了，甚至比即将临盆的大孙子媳妇还要着急上火。祖孙三人的愿望能实现吗……

二、庞姓人家

都说女人生娃娃是过鬼门关哩！这话不假。

现在，春花正在鬼门关里挣扎！她的胎儿有些不正，血水流了老半天了，肚子一阵一阵地疼，娃娃就是生不下来……几回回下来，春花没有了招架之力，浑身稀软气若游丝，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想到了死，感觉自己的魂儿在飘离，她没有办法抓住它了，她在等着阎王爷的召唤……她开始虚脱，渐渐的意识有点不清了，她拿捏不住自己了，眼前出现了幻觉，她觉得自己飘了起来，接下来眼睛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春花醒过来时，就看到眼前有张渗满汗珠的老女人的脸，脸上的眼睛焦急，有声音传来：“过来啦！过来啦！”接着就是一阵忙乱。春花感到有手在自己肚子上轻轻地揉摸，揉摸使她感到很舒服。在这舒服的揉摸中，她听到一声声温暖的嘱咐：“使劲，再使劲！”春花在这温暖的嘱咐中又凝聚了力量，突然，她感到一阵撕皮裂肉的痛，下身犹如决堤的洪水，“呼哧”一下一个鼓鼓的东西涌了出来……春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肚子一下子空了，浑身的骨架就像酥了一样，身子软塌塌地一动也不想动了……春花分娩不顺利，几番挣扎几次昏死。撕皮裂肉的痛苦后，春花两鬓水湿，额上布满汗珠，汗水合着泪水滚到耳边，浸湿了头下的绣花枕头……

“母子平安！”一阵忙乱后，接生婆撩起门帘对外面候着的家人说。

“男娃女娃？”刚为人父的庞永荣急着问这个。

“女娃……”接生婆回答的有些怯声怯气。

“啥！女娃！……这怎么可能！你没弄错吧……”庞永荣不客气地训斥接生婆。

“大少爷，是……真是女娃，老妇亲手接的生，不会弄错。”接生婆小心地回答着。

“这……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庞永荣对着内屋吼，他没有进去安慰刚刚生产完的妻子和刚刚来到这个世上的亲骨肉，而是像木棍一样戳在那里，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怒发火。

春花听到了丈夫的吼叫，不情愿地扭过了头，心痛胜过了伤痛，泪水涌了出来。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春花还没来得及端详一下自己的宝宝，就开始为她的将来熬煎了。